



张厚生与目录学

□王启云*

摘要 对张厚生先生与目录学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既是目录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又是对目录学优秀传统的重要传承。文章从学目录学、用目录学、目录学学术贡献、张厚生与“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等方面梳理了张厚生先生与目录学的情缘。回顾与思考是学科不断深入发展的内在动力,继承和发扬目录学致用之道,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读书治学的需要。

关键词 张厚生 目录学 图书馆史

分类号 G257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6.020

1 引言

张厚生先生(1943年8月21日—2008年8月8日),生于江苏泗阳。1978级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专业研究生,文学硕士。曾任东南大学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研究馆员,南通大学兼职教授。学术界理论和学术史权威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地将张厚生列入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四代学人名录^[1]。张厚生的两次求学经历处于较为特殊的时间节点:图书馆学本科是1963年9月至1968年8月,目录学研究生是1978年9月至1981年12月。

2021年6月,笔者认真阅读了谢欢所著《钱亚新年谱》^[2],拟编《张厚生年谱》,并专程从南京取回大约20斤资料。张厚生与钱亚新有许多相似之处:均是治目录学出身,特别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与保存。张厚生生前对自己保存的资料作过较为系统的梳理,一是因为搬家(从四牌楼搬到江宁新家),二是为了规划退休后的生活(比如研究洪有丰先生等)。张厚生这一代学人是承上启下的,因此对其纪念与传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张厚生的许多做法,是在学习与模仿钱亚新先生。在张厚生这一代学人中,像张厚生这样有心的、较为系统地记录、保存史料的并不多见。张厚生的夫人高红梅老师可以说是在学习与模仿钱亚新的夫人吴志勤女士,是她的支持与坚持,使这些资料得以妥善保存。关于张厚生年谱

的编撰,笔者前期做了些工作,比如与张厚生的亲属、同学、同事、学生等有一些交往,去找他们进一步提供帮助,他们大多很热心、很支持。写史不易,给现代人修谱,尤其有两大难点:一是价值认同问题;二是伦理与法律问题(涉及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人物、时政等存在种种禁忌)。尽信书,不如无书,颇有其道理。个体的日记倒是可作为重要参考线索。比如,张厚生在武汉大学读图书馆学本科期间,从个人视角记录了许多东西,不少内容具有史料价值,但在今天仍是避讳的,不能公开发表。张厚生特别重视资料收集、整理、保存,留下了日记、学习笔记、书信、教科书、照片等等。笔者所做的工作,是综合多个源头信息(包括寻访亲历者)。对张厚生先生与目录学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既是目录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又是对目录学优秀传统的重要传承。本文从学目录学、用目录学、目录学学术贡献、张厚生与“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等方面梳理了张厚生先生与目录学的情缘。

2 学目录学

张厚生是如何与目录学结缘的?1978年初,全国高校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张厚生经过初试和复试,成为全国录取的一万名研究生中的一员,到武汉大学师从彭斐章、谢灼华先生攻读目录学,学号78001。1981年12月5日,张厚生

* 王启云,ORCID:0000-0001-5880-1423,邮箱:w_qy75@126.com。



在武汉大学 1981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中提到“今年,我们有 178 名研究生即将毕业”,其中包含 4 名目录学研究生(另外 3 名分别为乔好勤、倪晓建、惠世荣)。张厚生与目录学结缘的“起算点”应该更早,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张厚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1963 级学生。1963 年,江苏省以第一志愿报考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者 176 人,只录取了 2 人,这一届共录取图书馆学专业学生 48 人。1963 级新生报到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有学生 120 余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有 50 余人)。1961 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贯彻“高教六十条”,制订新的教学计划,重点建设基础理论课,如“图书馆学概论”“目录学概论”等。1962 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文化学院合编的《目录学讲义(初稿)》完成。据张厚生 1965 年 4 月 12 日日记记录,“上午还是在实习室做目录学作业——抄卡片资料。中国目录学史的资料是很多的,古代的、近代的,起码几百种。”1965 年 4 月 13 日日记写到,“上午上过俄语课后,三、四两节课在系主任室由徐家麟先生、黄元福先生和我们小组 4 人谈科研活动问题。徐先生先叫我们自己提问。有的提目录学是怎样的学科?分类法的四分五分问题,开架书库变成闭架后怎样工作的问题等。”其二,1972 年 9 月,张厚生应北京图书馆邀请,作为中小型图书馆特别代表参加新分类法编辑工作会议,是当时参会代表中最年轻的一员(29 岁)。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彭斐章、张琪玉、骆伟等十多位图书馆界前辈,倡导并担负主要负责工作之一的是李兴辉先生。李兴辉先生是张厚生先生学术生涯中遇到的“贵人”之一,1971 年春开始二人因“图书分类法”交往(详见《诲人不倦 后辈师表——记北京图书馆李兴辉老师》^[3])。张厚生以“盐城县图书馆”署名参加编写《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小型馆试用本)》(《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1975 年)。1974 年 8 月中旬,北京图书馆李兴辉在南京图书馆主持召开《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试用本)》征求意见座谈会,钱亚新先生在夫人吴志勤的陪护下出席会议并作发言。1976 年 9 月 24 日,钱亚新约许培基、张厚生来家商谈《关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使用说明》,并表示希望许培基、张厚生能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图书分类法”的论著,内容可分为历史的、批判的和方法的三部分,以供图书馆界参考。许培基表示本有此意,钱亚新先生听后非常愉快。许培基、

张厚生走后,夫人吴志勤对钱亚新先生说:“你后继有人了。”钱亚新先生听到此言,感觉正合心意,并作五绝《得宝》一首。1976 年 11 月—1978 年 1 月,张厚生被借调到南京图书馆业务辅导组,从事对全省公共图书馆的调研工作^[4]。张厚生与目录学结缘,与李兴辉、钱亚新先生密切相关,且时间点要比张厚生考取目录学研究生要早。张厚生日记中有“1965 年 5 月 3 日 星期一 晴 近来迫切该准备考目录学了,复习期间还有 10 天。并且,外文也比较觉得应赶上一步,又徐(家麟)先生叫我们搞科研活动,故时间紧迫。”据张厚生本科同学孙二虎研究员回忆:“教‘目录学’课程的老师为陈光祚和王文杰,无成熟教材,只在 1963 年 11 月 29 日校庆时听过一次徐家麟讲座《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我们听不懂。”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张厚生先生与目录学结缘时间为本科学习期间。

张厚生报考目录学研究生背后的故事:

1977 年 12 月 4 日,成素梅(北京大学图书馆采编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给张厚生的信中写道“连接二信,都是关于研究生的问题。经我先向有关单位了解,他们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已出来了,但简章尚未搞出来。据他们讲,如果要考北大,可以由单位来一封信。北大一旦简章出来后,就直接将简章和报名表寄去,您得再到省里去取了。”“图书馆学系恐怕一、二年内不会招研究生,因为师资问题,武大也许有条件,可向张琪玉了解,他已调到武大当教员了。”

张厚生与张琪玉结缘始于新分类法编辑工作,他们之间有大量书信往来。张琪玉于 1976 年 9 月调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科技情报专业。1977 年 11 月 22 日的信中写道“关于今年招考研究生的事,我问了一下,今年武大各系都招研究生,我们图书馆学系也招收三名研究生,是目录学方面的,将来可能是彭斐章、谢灼华老师带。招考办法,同报上发表的是一样的。共同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外文和一门专业知识。报名已开始,考试日期请看一看本省的报纸。”1977 年 12 月 24 日的信中写道“关于考研究生事,听彭斐章同志说,他已收到你的信,并已给你回信了。但听说高教部尚未正式下达指标。此次招收,都是目录学的,学习期满,估计都留校作教师。怎样录取还不知道。从大家的议论看,如果成绩相差不多,则未婚的年轻人被录取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你如对目录学感兴趣(具体研究题目是否为中国目



录学史或专科学目学,还未研究),我想可以一试。至于录取的可能性,总不会是百分之百的。这次大学生考试,据说报考图书馆学者相当多。估计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也不会少。不过试一试,还是可以的。你平时很钻研,我估计成绩还是能考得好的。但如果有五六个人都考得很好的话,未婚的年轻人录取希望较大。这一点供你参考。”1978年2月9日的信中写道“关于招研究生事,我在春节前问过彭斐章同志,他说已有十几人写信来。现在正式报名尚未开始,到正式报名时估计会有更多的人报考。关于考英语,我不知道将来怎样计算成绩。我想您参加一下考试也可以。您下决心学英文,那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英文确实很有用。掌握了外文,可读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吸取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例如,图书馆现代技术,我们几乎是从空白点开始,就必须要先学习外国的东西。”

张厚生与彭斐章也有不少通信。据孙二虎先生回忆,“关于彭斐章老师,直至‘文革’开始的1966年4月,我们这年级没有听过他的课,我记得只在系阅览室见到他一次。当时他正在给几个高年级学生解释中国唯一一本俄文杂志 *Stroika Kitaya* (中国建设,拉丁字母化)中的文章,事后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久闻大名的俄罗斯‘图书馆学副博士’(bibliotechnii kongigat,现在中国确认等同于 PhD)。”在张厚生1966年6月的日记中记录了“全系同学在四楼平台开会,由彭斐章老师讲关于朱劭天1964—1965年在我系策划的教改。”1972年9月举办新分类法编辑工作会议,为期10多天,参加人员不多,张厚生作为中小型图书馆特别代表参加,而彭斐章是作为“图书馆界前辈”参加^[3]。张厚生(1977年11月4日)去信“最近得知高校将招考研究生的消息,很是高兴。若系里目录学或图书馆学专业也招考研究生的话,我很希望申请参加报考。由于目前对报考事项以及有关复习科目等尚不了解,为此,特去这信给您,盼请老师见告与指教。”彭斐章(1977年12月13日)回信“收读你的来信,得悉你的近况。你希望报考研究生,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教师热烈欢迎。……”张厚生(1977年12月18日)去信“承蒙老师的指教,我准备尽力挤时间来,在搞好工作的同时,努力学习,从现在抓起。”“有关高校报考研究生的消息,我已查见了11月16日《光明日报》的报道,在那则

消息里谈及报名时间是‘到十二月底止’,不知这一规定目前有无变更?”彭斐章(1978年1月24日)回信“关于研究生招生情况已于1月22日登了报,想你已见到。……”张厚生(1978年1月28日)去信“关于招生消息,一月二十三日报上对于这一基本情况报道,令人鼓舞。这里也有不少其他专业的同志在边工作边复习,准备应试。系里报考情况,今蒙您见告,更是高兴。有关必读的图书馆学、目录学参考书,系里编印的几种教科书,我现在去信给系办公室联系函购。系里的新教材,是我渴求已久的精神食粮。四门考试科目,分量不算太多,可是四门中有一门是我的‘空白’——这就是英语。过去我在中学、在武大,一直学的是俄语,后来自修一点日语,英语是从未沾边。……”不知何故,据参加过1980年武汉大学目录学研究生考试的孙二虎研究员回忆,1978—1980年,外语考试科目为俄语,1978年的考题中有道俄译汉短文翻译,是关于“农业学大寨”的。2021年9月,笔者通过电话咨询卢子博,他告知外语考试科目确实是俄语。

张厚生报考目录学研究生还得到卢子博、骆伟的帮助。卢子博,其时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工作,且是张厚生读本科时期的老师,1963年8月29日在入学报到的轮船上偶遇,报考前夕还帮忙传递消息;骆伟其时在山东图书馆工作,帮借考研参考书,1978年1月28日给张厚生的信中有:“你要的‘目录学’,只有余嘉锡本,另给你姚名达本,借期一个月。您对这个有兴趣,我很高兴,图书馆学,其实就是目录学。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还是有用的。你能看看‘迷古堂书目’‘书目答问’就更好。这些都是基础知识。”张琪玉、成素梅、卢子博,他们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张琪玉、成素梅是1951级(“文学院图书馆专修科”阶段)的,与朱天俊先生是同一级,卢子博是1956级(“文学院图书馆学系”阶段);骆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1955级的。

3 用目录学

3.1 目录学研究资料汇编工程(利人角度)

张厚生作为骨干成员之一参与编审教材《目录学参考资料汇编》(第1—4辑),1980—1981年武汉大学出版,100万字。该书于1986年修订再版,书名调整为《目录学研究文献汇编》,543页。1986年12月14日,彭斐章给张厚生的信中提及“《目录学



普通教程》和《目录学资料汇编》即将出版,一定寄赠。”柯平教授为《书海一生击楫忙——图书馆学家张厚生纪念文集》所作代序《音容宛在 风范永存——追思东南大学张厚生教授》中有:“1978年张厚生等四位目录学硕士生进入武汉大学,开启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那时,中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迎来了春天,目录学也是百废待兴。首届硕士生的两位导师彭斐章先生和谢灼华先生不仅学问超群,而且对培养研究生有一套好方法。从整理资料入手,指导四个研究生搜集材料,整理编制。从1979年至1980年完成了四册《目录学研究资料汇编》,这不仅进行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训练,而且形成了大部头的成果,张厚生教授是这一浩大工程的主力之一。等我们进校时(1983年),看到师兄们的成果,特别佩服,而且那套汇编成了我们读研的辅助教材和做研究的案头必备,对我的目录学学习与研究帮助很大^[5]。”

3.2 晋升副高职称代表作送审情况(利己角度)

1985年7—9月,张厚生副研究馆员提职材料送审。送审论文《论郑振铎在目录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中国专题目录史》,送审专家分别为钱亚新(南京图书馆)、彭斐章(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送审论文《专题目录与科学研究》《外国专题目录概述》,送审专家分别为周连宽(中山大学图书馆)、徐召勋(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张厚生1986年4月至1994年6月任东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95年3月晋升为研究馆员。副高职称晋升是张厚生先生事业与学术成长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张厚生先生借助目录学研究成果,获得了知名目录学家们的认可,顺利晋升了职称,受益匪浅。

3.3 教目录学(育人角度)

1983—2008年,张厚生在文献检索与利用教育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硕果累累^[6]。张厚生认为“我们的社会和民族不仅需要大批科技精英,更需要能够进行信息分析、组织和检索,帮助与支持教学科研,从事知识素养培养的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实务工作者,有了他们,文化才得以传承,科技的进步才得以建立在厚实的信息资源的土壤里。”他从1983年开始承担东南大学本科毕业生和部分研究生的“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教学任务,仅2002—2006年,就5次承担本科生“信息检索”课教学工作,累计19个班,共160学时;曾4次主编《信息检索》教材,

分别在1987、1997、2002、2006年出版;此外,张厚生先生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04—2008)期间,给研究生讲授“信息资源管理”“书目数据分析与用户研究”“图书馆建筑”等课程。依据国家教委、文化部有关文件精神,东南大学与南京图书馆联合举办了1989年度专业证书班,面向全省在职人员招生,学制一年半,计划招生250人。该班开设了8门必修课,4门选修课,张厚生讲“图书馆目录”(70学时)和“目录学”(80学时)两门课程,均为必修课。

4 目录学学术贡献

4.1 目录学研究成果

《书苑文丛》一书是张厚生先生临终前主导完成的,可谓“呕心沥血”之作。张厚生先生著述甚丰,在30余种期刊发表共150余篇研究论文和随笔,限于篇幅,许多内容无法入选该书,该书有64.2万字,共计515页。其中“目录学研究”部分,可以说是张厚生先生遴选的精华部分,总计129页^[7](193-321)]。该部分辑录以下成果:《目录学研究国家书目概述》(《世界图书》,1987年第4期);《回溯性国家书目和现行国家书目》(《山东图书馆季刊》,1982年第4期);《略论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专题目录和科学研究》(《江苏图书馆工作》,1982年第4期);《专题目录的种类、编制的要求和方法》(《云南图书馆》,1982年第2、3期);《中国专题目录简史》(《世界图书》,1981年第12期);《外国专题目录概述》(《图书情报工作》,1981年第6期);《一些国家的专题目录工作情况》(《山东图书馆季刊》,1983年第2期);《专题目录及其发展趋势》(《云南图书馆》,1983年第3期);《鲁迅与书目工作》(《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钱亚新在目录学上的成就(节录)》(杨海平合著,原文刊于《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纪念汪长炳、钱亚新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南京图书馆新世纪首届学术年会文集》,南京图书馆编印,2003年12月);《钱亚新先生关于目录学家的研究成果与贡献》(杨海平合著,《图书馆》,2006年第1期);《目录学文献篇目题录(1981—1984)》(张厚生编辑,曹育龙补订,《黑龙江图书馆》,1986年第1、2期);《钱亚新论著编译系年》(刘娟合



编,《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2、3期);《〈四库全书总目〉编制方法探析》(《广东图书馆学刊》,1983年第1期,注:期刊中题名为“《四库全书总目》编制方法初探”);《〈钱亚新文集〉编后记》(张厚生执笔,以“编辑组”署名,2006年夏)。汇集成书的内容与源发期刊相比,存在不同程度删节、增补、修订等情形。《书苑文丛》未收录的目录学成果有:《论专题目录》(《图书情报知识》,1981年第2期);《钱亚新论著编译简目》(《图书馆学研究》,1982年第1期);《为研究辛亥革命提供资料线索——推荐〈辛亥革命资料目录〉》(《江苏图书馆工作》,1982年第1期);《现行国家书目的模式》(《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2年第3期)。此外,张厚生主编的目录学教材有《图书馆目录》(远方出版社,2004年)。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处于数字化、网络化、多元化信息环境,获取信息有着种种便利,但同时存在重重困难。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有些期刊发生了系列变更(比如刊名调整、停刊等),不同数据库收录情况不一(且存在缺失),原始数据质量亦是参差不齐(有的存在错误),上述梳理可能存在疏漏、舛误等情况。

4.2 学界评价

吴稼年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图书馆事业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高潮期。在事业发展的高潮期,毫不例外,会因时势而产生出一批代表人物,张厚生教授就是此时期产生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厚生教授学术生涯30年,以目录学为主体,以研究专题目录为特色。在研究生涯中,他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用史学的方法,以客观资料为研究基础,以创新观点为重点,充分利用‘俄语时代’所打下的语言基础,在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时时追踪苏联以及欧美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动态,提炼出有价值的观点,促进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他从情报检索到信息检索至信息素养的教学过程,其核心是教会学生一种利用文献信息的方法,结合许多课题和教学基地的教学,则是充分运用专题目录治学术的门径原理,引导学生力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无缝接轨。这些深具特色的研究,汇入到了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宝库中,永放智慧之光芒!”^[8]亢琦认为:“张(厚生)先生学术生涯30年,以目录学为主体,以研究专题目录为特色。在文献资源开发利用、信息检索、信息素养、图书馆建筑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对图书馆学和教育事业都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9]。”

4.3 目录学思想述评

张厚生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也是目录学最早的四位硕士研究生之一,师从彭斐章、谢灼华。张厚生在目录学领域耕耘近30年,成绩颇丰,是一位学以致用、薪火相传的目录学学者、教育工作者和目录工作者。研究他的目录学理论和目录工作实践,对促进目录工作事业有积极意义。

张厚生目录学研究主要有:(1)专题目录研究。开辟了目录学向专学发展的新路径。专题目录是根据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特定需要,围绕某一专题或学科,依照一定的原理和方法编制的供检索利用的一种工具。专题目录研究把专题目录提到科学方法论的高度来进行研究,论述了专题目录的作用和意义,专题目录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目录的种类、编制要求和方法以及未来发展趋向。生产建设、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专题目录的应用。图书情报资料是科研和生产所需的资源,专题目录工作在有效地为科研和生产提供专门性情报和参考材料线索后,就能促进技术革新,就能打开问题的症结,就能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出社会财富。专题目录是为科研和生产服务的整个书目工作中的神经系统,是打开专题文献宝库的钥匙,是掌握和了解科研成果的较高级的书目情报形式,是科研中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法宝。(2)国家书目研究。国家书目的发展较好地反映了书目工作的发展程度,张厚生编译的《回溯性国家书目和现行国家书目》《国家书目概述》促进了我国国家书目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发展。(3)知名作家目录学成就研究。探究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者鲁迅先生同目录学、书目工作的关系,明确鲁迅的书目工作实践和目录学见解在我国现代目录事业史上的地位。研究和总结郑振铎在目录学领域做过的书目编制和版本鉴别工作,指出郑振铎在目录学上比较突出的成就是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而编制出的针对性很强的专题目录。(4)目录学教育研究。在纸质文献和网络信息、数字化信息资源环境下,图书馆目录课程的开设,阐述了图书馆编目工作实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张厚生主持编写中小学图书馆教师培训用书《图书馆目录》,有助于普及目录学知识,推动我国目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5)目录学家研究。钱亚新被誉为我国著名的图书



馆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学界的一代宗师。钱亚新和张厚生属忘年交,亦师亦友。钱老逝世之后18年间,张厚生为继承和发扬钱亚新先生的学术思想,不遗余力,先后发表《钱亚新在目录学上的成就》《钱亚新先生关于目录学家的研究成果与贡献》《钱亚新论著编译系年》,出版《钱亚新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钱亚新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目录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形态是书目工具,目录学的任务就是编制出适用的书目,做学子案头无声的老师^[10]。专业科学的发展,必须基于专业实践的开展。否则谈学科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始于刘向父子的传统目录学工作者,无不是在长期书目编制经验上逐渐积累,有所领悟而获得规律性认识。西方近代图书馆的书目工作建立在图书机械化印刷的基础上,规模化涌来的文献管理,使得书目、索引等均源于文献载体,而缺少对文献内在脉络的把握,所谓图书馆学也就没有了灵魂——杜威先生说图书馆活动只有规则,没有科学,的确是有道理的。研究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本质,探索并获得文献社会化管理的内在规律,才能真正建立起理性的图书馆专业科学。否则,虚名过后一切都会失去……现代图书馆学原本根基不扎实,被技术冲击替代后没有了方向,也是自然的事。现在书目编制等基础工作外包给书商去做,证明专业工作图书馆人不去做,不等于社会文献管理活动的这一块就空白了……问题在于图书馆人的专业到底是什么,一波波的技术、概念更替……弄到图书馆人自己都没有兴趣研究图书馆学了,这才是可悲可叹的事。图书馆职业是一门社会职业,需要较长时间的训练形成有系统的专门知识且以公共利益为志向。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的一部分,是早期图书馆学体系中最具亮点的学问和艺术,每一部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都是长期打磨出来的,其编撰者都经过了长期的训练和实践。图书馆学要振兴,首先要守正,其次要创新。张厚生在当代目录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创新与其对目录学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与时俱进的革新品质密不可分。他对图书馆事业高度热爱,对图书馆工作满腔热情,在实践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精益求精地做好工作,并且积极地进行研究与探讨。张厚生在目录学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在专题目录领域留下了重要的著述,为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和目录工作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5 张厚生与“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

从1983年至今已举办过六届全国目录学学术讨论会^[11],2021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原计划于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第七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张厚生生前与前四届研讨会“有关”。第一届参加了会议征文,第二届参加了会议,第三届宣读论文,第四届作报告。

第一届在辽宁省图书馆举行,主题为“目录工作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和国内外目录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历史背景为改革开放初期,时间为1983年8月17日—22日,40人参加。研讨会前夕,1983年7月3日张厚生写给倪晓建的信中说:“上回我写信告诉你的,赶写的目录学文章,内容围绕土建工程文献目录工作方法与书目工作为读者服务为讨论重点,兼谈及技术科学文献源及其利用问题。这回这份几十年前容肇祖写的文章以题目《中国目录学大纲》(注:信中“这回这份”后加上“投稿模仿”更通顺,1934年容肇祖完成《中国目录学大纲》编写),便鸚鵡学舌,亦取名《……大纲》。该稿子已被退回。这是我出校以来第一次做出有愧于老师和同学的‘成绩’来,总之替‘目录学研究生’丢了脸。其实辽宁之行我倒不在乎,侧重出身于‘目录学门第’而未做出增光添彩的事,使我内心有愧。”“本想夏天辽宁同学及我们几位老师再聚聚几天的,当然,已不可能。希望你能告知该会议情况,以便及时追赶新形势。请代向各位老师同学问好!”

第二届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主题为“书目工作的性质、作用与其他文献工作的关系和目录学教学问题”,历史背景为计算机发展时期,时间为1991年5月4—6日。据涵之《步入九十年代的中国目录学——第二次全国目录学学术讨论会侧记》(《图书馆》,1991年第3期),与会代表34人,另外6人可能是会务组工作人员。张厚生参会并合影。

第三届在山西省图书馆举行,主题为“迎接新时代挑战的目录学”,历史背景为社会信息化,时间为1994年9月20—23日,37人参加。张厚生宣读论文《论目录学和图书馆用户教育》。

第四届在南开大学举行,主题为“‘网络信息文化’——新世纪书目工作与目录学的发展”,历史背景为网络化、全球化,时间为2004年10月29—31日,40人参加。张厚生参会,报告的题目是《目录学教育史料一粟》,展示了一份1925年东南大学目录



学讲习班全体学员在梅庵六朝松下的合影照片,这一史料非常珍贵,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张厚生认为“1923—1927年东南大学举办了图书馆学暑期学校,开展图书馆学、目录学培训工作,为培养我国的第一代图书馆学专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图书馆的教育史上写下了珍贵的一页。”

6 结语

张厚生在《书苑文丛》自序中抒发了职业情怀。1982年1月目录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开垦新的书苑园地,办馆办学,在图书馆领域进行开拓性的工作、教学,以图书馆学、目录学是致用之学的视角投身到专业学科的讨论和研究中去,并借助传统目录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承担科学研究项目,力求学术上和应用上的传承与出新。在大学开设“信息检索与用户培训”课程,创办图书情报专业,担任图书馆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作为图书馆经营运行的管理员、书苑天地和大众读者之间的联络员、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课堂教员等的职业生涯,使张厚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书苑园丁。“以书为伴,与书结缘,跟书打交道是快乐的;和读者双向交流是互动、互惠、共赢的;在书苑里生活、学习、阅读、治学、工作和从事教学是幸运的^[7](自序)]。”目录学是研究书目工作的特点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学科,目录学有着光辉的过去,再铸目录学辉煌任重而道远。当下目录学研究存在问题与挑战,迫切需要目录学界作出改变,适应新时期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和环境,抓住目录学发展良好的时代契机,以良好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挑战^[12]。回顾与思考是学科不断深入发展的

内在动力,继承和发扬目录学致用之道,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读书治学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 王启云.张厚生先生事迹与学术贡献[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27(4):107-109.
- 2 谢欢.钱亚新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 3 张厚生.诲人不倦 后辈师表——记北京图书馆李兴辉老师[J].北京图书馆通讯,1986(3):45-46.
- 4 王启云.图书馆学笔记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44-46.
- 5 柯平.音容宛在 风范永存——追思东南大学张厚生教授[G]//顾建新,袁曦临,王启云.书海一生击楫忙——图书馆学家张厚生纪念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1-6.
- 6 王启云.张厚生先生与图情教育三十年[J].图书情报工作,2010,54(5):144-147,126.
- 7 张厚生.书苑文丛[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 8 吴稔年.论张厚生教授主要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G]//顾建新,袁曦临,王启云.书海一生击楫忙——图书馆学家张厚生纪念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155-172.
- 9 亢琦.张厚生先生目录学思想初探[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5,35(5):8-10,19.
- 10 王子舟.目录学的方向走错了[J].图书馆,2020(7):1-6.
- 11 王新才,丁家友.中国目录学的继承与创新——第六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J].图书情报知识,2014(3):4-7.
- 12 柯平,刘旭青.改革开放40年我国目录学研究的成就、问题与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19,40(5):17-22.

作者单位:江苏海洋大学图书馆,江苏连云港,222005

收稿日期:2021年9月5日

修回日期:2021年11月18日

(责任编辑:支娟)

Mr.Zhang Housheng and Bibliography

Wang Qiyun

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 and study of Mr. Zhang Housheng's bibliography and related materials are not only an integral part of bibliographic research, but also an important heritag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bibliographical study.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r. Zhang Housheng and his bibliography in the aspects of bibliographical study, its usage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 as well as Zhang Housheng's role in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bliography Study in Chin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review and reflection a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tinuous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By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use of bibliography, it will better serve the needs of social learn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Zhang Housheng; Bibliography; Library History